



陈卓 著

天际的爱

Tianji de Ai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 B825

2212

陈卓
著

天际的爱

Phong de A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际的爱/陈卓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7.4

ISBN 978-7-5321-3164-8

I .天… II .陈… III 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8812 号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天际的爱

陈 卓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 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 lcm.com

电子信箱:cs 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 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172,000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164-8/I·2408 定价: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开篇

初春，三月，清晨。

一趟由沈阳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，准点停靠在上海新站。这时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有一位西装革履，手拎旅行箱的青年男子，步履轻盈地快步走下列车，然后朝出口处走去。他便是本书的主人翁——陆海波，也是在我人生最寒冷的季节里，让我不由自主爱上的一位男子。他那浓浓的眉、睿智的眸和紧闭的双唇，在初识的第一眼便让我觉得倔强而又任性。他带着东北男子的魁伟、标致和执著，踏上南国的土地。在七月荷香飘逸的季节里，以他特有的气质、孤寂和自傲征服了我，征服了一个成长在古都金陵，游历于繁华世界的孤独女子。那么，该怎样描述我自己呢？我是江南姑苏水乡的女儿，有点孱弱，有点灵气，有点清秀，还有点自以为是，别人说我静若午夜的栀子花开，我便觉得自己静若午夜的栀子花开。可是陆海波爱上了——爱上了我这样一位金陵女子。后来他告诉我：“梅，我辞职南下，背井离乡，原来竟是为了在茫茫人海中寻你……”

目录

开篇_1

第一章_1

- 一、走在人生泥泞的季节里_1
- 二、我和陆海波相遇相识_3
- 三、我是生活在繁华世界里的孤独女子_11

第二章_18

- 一、不是没有说话的人,而是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_18
- 二、于夜上海的喧嚣中邂逅许云帆_27
- 三、那女子今生也许不再有第二次了_31

第三章_37

- 一、我变成了一个有心事的女子_37
- 二、他是我现在不能把握的幸福_43
- 三、是谁让爱变得如此不由自主_47
- 四、我们可以分开吗?我们根本就分不开_59
- 五、问世间情为何物_69

第四章_79

- 一、爱是不离不弃,生死相守_79
- 二、真的说也说不明白_87
- 三、如此这般简单的诀别_98
- 四、这是一个孤独无眠的夜晚_107

第五章_113

- 一、我要放逐灵魂和生命,放逐一切爱恨情愁_113
- 二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离死别吗_127
- 三、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着我的灵魂和爱情_136
- 四、真爱多少钱一斤?给我两斤拿回家喂狗_144

第六章__150

- 一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傻女人__150
- 二、我经历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__155

第七章__164

- 一、只要有期盼,真的就能在某一天等到幸福吗__164
- 二、感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__172
- 三、我想要的是一种结局,上苍却给了我另一种结局__179
- 四、原来我竟然也是一个违心又做作的女子__187
- 五、我只是想珍惜,珍惜一份独有的情感__193

第八章__202

- 一、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__202
- 二、最亲近的人欺骗了我,我开始怀疑整个世界__208
- 三、无多的缠绵,优胜你我没有缘分__216
- 四、绍兴这座小城不收留我,却想收留我的灵魂__220
- 五、祈求万世的佛,送我所爱的人平安、幸福和安宁__225

第九章__233

- 一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下跪__233
- 二、我愿意随便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过日子__240
- 三、我做了一个小学男孩的母亲,是后母__245

后记__252

第一章

一、走在人生泥泞的季节里

阳光碎落的午后，宁城信息楼的景观与从前稍有不同。清风透过百叶窗的间隙，浅淡传来断续的人语。东方的天空，有几片絮状的云游向天际。

窗下，办公桌旁，从清晨到眼前，我沉默抒写孤独的文字，仿佛抒写一份迷惘，一份空茫。看窗台上那株兰，孤傲却淡远，是否它也如我。

这时，同事西子如风一般进来。我恍惚抬头，被夕阳的余光刺痛了眼睛，模糊得看不清，看不清墙壁上挂钟的时针，看不清西子的俏丽装扮。她与我仿佛远离又靠近。她说：“梅，周局长叫你。”

这我不感到奇怪。只是，仿佛有匕首顶住逼我起身。

走出办公室，穿越走廊，电梯门前的空地上布满盆景，花香让我止步。玉兰、桂树、松竹，花蕾生满枝头。被置放在盆景里的花卉是不分季节的。

我是一介女子，不懂经济学问，不懂人情练达，但毕竟出身书香门第，受过高等教育。所以，该有的气势总得拿出来。管他周局长王局长，管他冷淡嚣张，我必须努力克制自己的分寸，不想在他失礼之前先失礼。至少，我不能辱没做女子的身份。

离开电梯，左拐，上楼举手敲那扇熟悉的房门，“周局长，您好！”礼貌而不失庄重。

可是，硕大的办公室空无一人，一棵万年松守在窗前，通体泛着碧绿的青辉。有风从窗口吹进来，吹拂着那面放错位置的五星红旗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五星红旗应该悬挂高放，而不应该是装饰，更不应该是某类人物的标榜。没有疑惑，因为这种情形并非第一次遇到。于是抽身想走，这时门后忽然传来一个淡定自若的声音：“这里，我在这里呢。”他手握茶杯几步回到座位上，但并没有坐下来，而是顺手收拾起办公桌上的东西，动作慢而机械。

“您找我？”我把门而问。

“你进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“哦！您说。”我走进去，和他永远隔着那张宽大的办公桌，这让他永远不悦。

他说：“最近还好吧？”

不知他问哪方面，如果问生活，简直问得多余，生活上好与不好，不属于他管辖的范畴；如果问工作，那是明知故问，他分明刁难了我几年之久，几年来，我的工作哪一天好过？但总得回答，于是说：“还好。”没有主次，没有所指，这样的谈话不知已演绎过多少遍。这次，他却突然改换话题说：“你的与众不同之处是——镇定中带有一种淡淡的自敛和惆怅……告诉我——你的想法。”

我的想法等于没有想法，我只想正常工作，只想请他不要再刁难，刁难一个游走在人生边缘，讨厌世俗、庸俗，而又不得不迁就的女子。我一度把他当作尊敬的上司和知己，他却把我看成女人。他的目光告诉我，在他眼里，我永远，都，只是，一个女人。

门外，有八月桂花的香气飘进来，错了季节。一如他，错了的我。

我只是那么默想，并不作答，因为我的回答常常成为他刁难的撒手铜。三年前，从听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开始，我已知道刁难势在必行。

因为失望，对我，他已经失去往昔的宽厚和仁慈，他不再遵守做人的游戏规则，甚至背信弃义，出尔反尔。只是，他不明白，世上有些女子，一生也许什么都不缺，唯独缺少筹码。不管是缘，是意，还是别的什么，他所看好的交易，在那样的女子面前，永远都只有一个结局：失败。

得不到回答，他故作平静地坐下来，注视良久说：“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工作不是最重要的，甚至可以不干……”

我心里想问：“周局长，请您告诉我，领导和下属之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”可是，我开口说出的话却是：“我明白，周局长，明白你的想法，明白你的心情……只是，我想请你原谅……”这样的谈话到底重复过多少次？我已记不清楚。

“你走吧！”他脸色阴沉得像窗外六月的梅雨天气，梅雨泥泞了整个江南，他却泥泞了我人生的一个季节。

走出那扇门，惆怅和压抑布满心间。

可是，我只想做一个可爱的女人，不管他是否愿意做一个可敬的男人。

二、我和陆海波相遇相识

习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凝视窗台上那株兰，浸透飘零的日光，肆意张扬，释放生命中的每一份狂妄。

同事，一个过于精明势利的男子，走过来，停下脚步。看着他的笑脸，淡淡的剑眉，他说：“梅，这盆兰与你，一样的情愫。”

很不喜欢，不喜欢男人花前月下，不喜欢故意做作的调侃。

所谓的情愫与我，也只是放逐了太多的灵魂而已。微笑，背转单薄的脊背，不得不再次回到办公桌前。打开微机，浏览所有的文件，看过的，没看过的，逐条撰写个人处理建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言不发。

这时，西子走过来，俯身低语，语若喘息：“梅，其实这是很好的提升机会，你切莫当断不断，错失良机。宁城信息楼人才济济，并不缺少你这位百无一用的书卷女子。有人传言，预备提拔的人选就有六人之多，而那些人，并不似你这么善为，该做的，不该做的，他们都做得出，你似乎不够谨慎……”

不想贬低西子，不想以尘俗的语言熏染她装扮的美丽。但她的确比我精于世故。可是，我想要的她不懂。青蛙与鱼，虽然都生活在水里，却不可以相提并论。因此，很不高兴地问她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为什么，为什么总是摆脱不掉那些禁锢和羁绊？做女人的悲哀一直没能让我觉醒，西子的趋炎附势又让我望而却步。用一句流行的话说，真的好郁闷哦！带着这种郁闷的心情，点击网页，来到榕树下网站。榕树下有我一片自由天地，能说的，不能说的，在这里都可以一吐为快。发表在树下的五十多万文字，为我挣来“红袍举人”的头衔。

只为弄明白，弄明白一个男人为何，为何利用手中的权势，假借感情的名誉，去刁难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。要说感情，其实感情不过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寄托，有些东西的确是模糊的，但有些东西却异常清晰。再说，一个生灵与另一个生灵相遇是千载一瞬，错爱将换来万

劫不复,至少我以为。

第一次点击进入树下的“情感世界”栏目,看了树下的“情感世界”,我知道“情感世界”这个说法是真的。且不说那爱的生死轮回,也不说那今生前世的姻缘,也不说那错了时间和地点的爱恨情仇。单单走进来,到处都是丢弃的爱、流泪的人、破碎的心、难了的情。仿佛天下伤情人都聚集此处,有人疗伤,有人故意撕裂伤口。有人一句话赛过圣经,有人一句话颠倒乾坤,只因为爱或者被爱。我想找寻的那类假借的感情倒让人嗤之以鼻了,以致有人出面劝我,你应该到腾讯网站的“日久生情办公室”去。

居然有那么一个所在?破天荒第一次听说。打听清楚路径,急匆匆一路寻来。不见“日久生情办公室”,唯有“生日情缘办公室”。

别无选择,带着将就的心情,懒懒地点击进入。在程序反应的过程中,我对“生日情缘办公室”做了判断。

传言里,网络往往是那些或年轻或无聊人打发闲暇光阴的休闲场所。“生日情缘”乍一听,给人的感觉稚气横生。于是,判断的结果是:这里是个不成熟的所在,不成熟的人唱着不成熟的曲调,演绎着不成熟的故事,以致步入就带着不屑和有点无聊的情绪。如果在这里能找到解开心结的人,我今后对网络世界真要刮目相看了。

据说,人性中最基本的,抑或人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——情感,在我进入“生日情缘办公室”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。这里语声嘈杂,矛盾交织,薄凉的人语出冷漠,卑微、高尚、恶毒、善良互不排斥地充斥在同一空间,前来答话的人秉性各异,只一句“浮躁、浅薄、游戏”足可以概括其全部。

所以懒得说话，更懒得答理。

可是，竟有一些不学之士，对我自感心怡的呢称说三道四。他们竟然不知道佛经上记载着紫竹院，不知道紫竹院里竹兰并茂，不知道紫竹院里的一切生命都是悟性的化身。一时间觉得，不如去听《高山流水》、《阳春白雪》，不如去听阿炳的《松涛》和《二泉映月》，甚至不如去听一首经典老歌，在这混乱的岁月之河里，洗涤迷茫的心灵。

逐一打发，打发每一位前来的聊友，用咄咄逼人的言语和态度，用苛刻的条件和要求。反正不准备下次光临，反正不准备结交这里的任何人，甚至不准备再次步入虚拟的网络世界，所以没必要留下友好和客气。何况天天谋面的人，见了也不过面冷语冷心冷，这里又怎么会暖了早就习惯冷酷的个性。

然而，在冷冷的拒绝中，我不觉注意到，注意到网络世界的人们，仿佛是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在暮色里朦胧而深幽地诉说着无尽的苍茫，仿佛毫无顾忌，仿佛天高地远，又仿佛心贴着心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网络的另一面，应该说，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现实，不受任何约束的沟通方式。于是有些徘徊，于是言语间多了一份耐心，以致和一位呢称“季雨”，自称为“男子”的人叙起学历、年龄和职业。对于我的提问，他回答得明确而直白；至于他的提问，我回答得简略而含糊，仿佛明了，又仿佛不明了。出于礼貌的应付，自然要严谨而不出差错。特别在得知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男子时，我最急于告诉他的是：“请你走吧！”因为我走进网络的目的，是希望得到有关那种假借感情的指点和教益，不要求对方才高八斗，至少阅历丰富，至少经历或懂得那种情感的内涵。而他，不过是一位而立之年的男子，哪怕他

将所有的阅历叠加在一起,也不会比我丰富到哪儿去。

可我并没有说原因,而是直接告诉他:“我不和你这个年龄段的人交谈。”

他很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?”

我说:“不为什么,就是不想和你这个年龄段的人交谈。”然后不再答理,也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

他很听话地走了,我的目光停留在不再跳动的页面上,竟也突然觉得无话可说。

有人路过,热情招呼,我默不作声,不予应接。俗语说,书到用时方恨少,话不投机半句多哦。几分钟之后,我正准备离开,并打算从此不再步入虚拟的网络世界的时候,红色标志的网监忽然连声叫我。在我的眼里,网监或许多了一些经验和熟稔。就算网监不能带给我任何教益,不具有教益的人物里也可能出现下一个有教益的人物。于是热情应答,而网监却告诉我:“季雨找你。”

“季雨找我?”

乍一听并不明白,没有朋友,甚至没有熟悉的交谈,唯一的交谈是……我忽然想起刚才那位被我很不友好拒绝的男子。我为自己的疏忽感到歉意。直接点击,问他:“你找我干什么?”语气非常生硬,连“你好”都省落了。之所以采取这种姿态,就是不想多废话,我觉得和他说什么都是废话,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一个稚气的男人,充其量一个流浪书生而已。

他的回答让我觉得好笑,甚至有点生气。他竟说不干什么,然后自夸地说,自己阅历很丰富,而立之年已经是不小的年岁等等。

很想一句“再见”把他打发了，但最终没有那么做，人家毕竟是第二次找上门来，总要顾及一些情面才好。但毫无意义的闲谈原本不是我的嗜好，以致态度咄咄逼人，傲慢得不尽礼数，目的无非希望他知难而退，识趣而走。可是，他始终没有就范，总是耐心地听我等我，涵养可见一斑。

我没料到自己竟然也有避不开的时候，人家不走，总也不好再驱赶，交谈也只得维持下去。随意问起他所在的城市、工作和生活，得知他于去年初春的时节，由遥远的东北故乡孤身漂泊到上海，和许多漂泊的人们一样，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，再走向漂泊。为了生计，目前正就职于上海一家外企公司，任总监。

我深知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那种落寞和孤寂，自己曾经孑身四年于一个陌生的城市，那种孤独无措和茫然，终生也难以忘怀。于是动了侧隐之心，于是告诫他说，一个人出门在外，作为男子不要学坏，闲暇多读一些书籍。而他竟坦率地告诉我：“一个人的世界有时支撑得真的好累……也好寂寞……一切总觉得没有依附。”于是问起他个人的情况，他说大学毕业之后，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，他和女友在各自的事业上打拼，吃尽苦头。可是，彼此的心却也在拼打中不知不觉地慢慢改变……最后是对是错再也分不清了，终于天各一方。此后不久，他便辞去公职，孑身来到上海。于是忍不住再次告诫他，应该早日成家有个归宿。

他先是满口答应努力饱读诗书，然后说将来打算娶一个贤惠孝顺哪怕其貌不扬的女子做妻子。这于男子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好品质，至少不是嗜好花瓶女子、以色相当作首选的那一种。随后听他讲起个

人经历和见识。从他的言谈中，得知他竟然也是中文系出身，而且可以真切地感受到，四年的大学他没白读，对于我这样一个只识文字不识生活的人，他居然能够应答娴熟，而且颇有见地。这让我多少有些愕然。接下来，他的坦诚更是让我产生几分喜欢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他的真名叫陆海波，老家远在辽宁，手机号码是……而他并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。我自觉有愧，说：“陆海波，你认我做姐姐如何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他乐呵呵地认了我这个姐姐。随后，他不失时机地问起我个人的情况。我以高不可攀的语气说：“你姐夫具备人才、貌才和帅才，不然驾驭不了我这等傲慢女子。”

他说：“是哦，我也觉得如此。”

说起工作，说起那种假借的感情，他说：“有些事不好说……懂得你的人会看到你的心，不懂得你的人会说你矫情做作，男人更是如此。”听完他如此深刻犀利的话语，我有一刻沉默和黯然。如实地说，他的话说到了我的内心深处，他的言语给我的感觉仿佛是看透了，至少经历了他这个年龄不该经历抑或者不该了解的东西。于是，我发了一篇有关人性的随笔给他，文章很精短，但他阅读的速度也异常惊人，前后不到一分钟，他说：“姐，这篇随笔的文字很美，可是作者的心很孤独，是你写的吗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不过，我以为你会点评其中的人性，没想到你却看出了其中的孤独。”

他仿佛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因为我明了那种心境，与孤独为伴，与寂寞跳舞，与文字闲谈，只因为无人懂得……”

我心里非常吃惊，不明白他为何通过一篇随笔把我看得如此透彻，但我仍佯装不解地问：“怎么会无人懂得？”

他竟说：“请你不要这样问了，你想欺骗自己还是想欺骗我呢？我暂且不说‘懂得’二字，我只说这样一句话，了解你的人会说你才华横溢，不了解你的人会说你孤芳自赏……”

我忍不住笑起来说：“陆海波，话说得太通透可就失去内涵了。”

他说：“姐，还说什么内涵，你知道吗，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和评判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你觉得我和你是同类人？”

他并不回答，而是转变话题说：“姐，如果你打算换个环境，就到我们公司来吧。这里的人事和行政我说了算，我可以帮你。”

“是吗，你们公司现在缺人？我的基本条件够吗？再说你们是外企，我的英语并不怎么样哦。”

他说：“通过阅读你的文字，再通过和你的交谈，我觉得你负责公司企业文化这一块应该不成问题。我可以向老总推荐，你先把简历寄来，等我帮你疏通好，你再来竞聘走个形式。”

我说：“竞聘的时候，你是主考官吗？”

他说：“是的，不过我肯定难不倒你。”

“哦，你长得很严肃吗？是不是很难说话的那一类男子？”

他忍不住笑起来，说：“我下面的人都说我是个怪物，整天不说话，也不笑，除了交代工作上的事，几乎不和下属打交道。”

我说：“你可能太严肃了，不拘言笑，男人应该宽容、随和一些才好。”

他说：“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有时候我也想笑，可就是笑不出来，不过他们都喜欢和我一起工作，我是一个要结果的人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还真有些压力，要知道，我自由自在都成习惯了。”

他说：“在外企工作就是压力大，不过，有一点比国企好，那就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，就能得到认可和施展，其他一概不看，所以你考虑成熟了，我随时可以帮助你。”

“再说吧，我可不是那种事业型的女子，我也不想给自己套上紧箍咒。”

接下来，我们说起很多世事，有关生活，有关世态炎凉，有关人情冷暖，有关经济学问，甚至有关人生百年，我们的观点竟也惊人的相似。那个下午突然觉得很开心，不知道是因为和陆海波的交谈，还是因为找到一个同类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。

三、我是生活在繁华世界里的孤独女子

六月，傍晚。

玄武湖的湖水漫了石阶，天水间绿色如茵。

坐在湖边长椅上是一对青年男女，都低着头，其中一个稍稍向外移动身躯，好像恋爱到了尽头。

西子从远处追来，满脸汗水，说：“梅，听说你请了半个月的假期，要去哪儿？”

“哪儿也不去，在家休息，调节一下心情。”